

第一辑
远远地爱着你



想你的时候，抬头微笑

“……风吹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想你的时候，抬头微笑，知道不知道……”爱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就像我这样，在很想很想陆过的时候，只是轻轻地微笑一下，不管陆过会不会知道。这是叶小禾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有一种爱情可以很爱很爱，爱到可以放手，爱到不需在明天或者将来……

（一）

深圳华强北人潮如涌，我像罐里的沙丁鱼被人挤来挤去，无法稳住脚。即便这样，我仍紧紧地抓着肩膀上的黑提包，怕它被汹涌的人群掠夺。几天前，我和父亲来深圳发展业务，结果他意外受了重伤，包里的两万元，是我刚从银行取出的救命钱，我不能有丝毫的闪失。

赛格广场前的天桥，人员渐稀，我低头拾阶。走过这个天桥，我就能把钱安全送到不远处的医院，然后父亲就可以动手



想你的时候，
抬头微笑

术了。天色渐暗，我汗水淋淋，抬头擦脸时，一名男子从身边急速而过，他一步三回头，手里扬着跟我包里装钱一模一样黄色的信封。

“钱！我的钱！”我不假思索快步上前追去，前面的人仍回头不已，脚步却没有丝毫减慢下来的意思。我拨开双腿追去，一个趔趄，再一个趔趄，终于摔倒在地。前方的人这时反而停了下来，回头靠近我，再靠近我。我伸手夺过那个让人窒息的黄色信封，空空如也，只有一张纸的厚度，让人晕眩。钱呢？我揪过他的双领，大声质问。

我的脸与他的脸贴得好近，两道剑眉、双目如星，惊起的双颊旁竟也有两个深深的旋涡。世事难料，这样长相的人竟也是齷齪小人。“你把钱拿到哪去了？你这个混蛋！不拿出来我跟你拼命。”“什么钱？”对方一副毫不知情的小人模样。“信封里的钱啊，快拿出来！”我摇晃着那薄薄却又沉重无比的纸片，快要虚脱。

“里面只有一张发票！”他抓了抓头皮，我打开一看果然如此。“小姐，你肯定发生了什么误会的事，你再想想。”一语点醒梦中人，我一手紧紧抓着他的衣领，一手翻开手提包。打开再打开，终于最里层有道刺眼的黄色让我心跳加快。

抚摸着它，似看到久未谋面的亲人，泪水纵横。眼前的黄色信箱，像一个未出闺门的少女，静静羞涩地躺在包里，分毫未损。我突然放手，看着眼前的人，不知道如何应对。“没事了吧？！没事就好。”男子扶起我，一张名片落入了我的手中，是赛格广场某个电脑公司的负责人。“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打我电话，我有急事先走了。”男子的背影越来越远，终于消失在我的泪水里。

围观的人渐逝，周围突然一片静谧，像百合花在深夜的幽谷里慢慢绽放，暗香涌动。脸庞上仿佛还有那人呼出的温存，轻轻的、暖暖的，挥之不去。

抬起手来，我从名片上看到一个年轻的名字：陆过。

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，而我却落下一块无法消除的心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仿佛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有一件事应该发生而没有发生，是什么呢？我隐隐约约好像知道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。

家人来接父亲出院回家的时候，我决定留下来。

一天又一天过去了，我细数着每个流逝而过的日子，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寂寞和空虚，我想我不能再等了。于是，我背着包在深圳市区一遍又一遍来回窜动着，从福田到罗湖，再



想你的时候，
抬头微笑

从罗湖到华强北，反反复复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。

在这样的周而复始之中，我丝毫都没有发现，自己随身携带着的包，已经不知所踪，直到我在一家餐馆吃完饭，气势汹汹的老板瞪着金鱼眼找我要钱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自己身上已是分文未剩。怎么办？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。突然间我憎恶起深圳来，为什么这样一个繁华都市，暗地里却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丑恶。

是的，在深圳市区，我没有认识的人，没有人可以帮我。我茫然地望着收银台的电脑，突然间，我想起了一个人，一个只是和我擦肩而过的人。

打他电话的时候，他的周边似乎很吵，他几乎是用吼着跟我说话的。我说我是叶小禾，他说哪个叶小禾，不认识。我说，我就是那个黄色信封女孩，你是贼，你忘了吗？他在电话那头突然笑了起来，你这个贼喊捉贼的家伙，找我什么事？是不是钱又丢了。

我带着哭腔说，刚才在餐馆吃饭时，结果发现自己的包被偷了，现在被押在餐馆里了，就等有人来赎了。他在电话那头叫了起来：“啊？等着啊！”然后，没等我多重复一次我所在位置，电话已经被挂断了。

他会来吗？他是我的谁？为什么在这样困难的时候，我会突然间想起他？我又是他的谁？在我面临困境的时候，就凭当时的一场误会，他会为我挺身而出吗？

我终于被陆过“赎”了出来，深圳在我的眼中也开始变得花红柳绿，春光明媚。

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开始喜欢陆过，我只是知道，赛格广场的天桥上，他的出现一定是为了履行前世五百年的某个约定。

我跟陆过来到赛格广场他工作的电脑公司里。我说：“我的钱丢光了，没钱回家。我打字的速度很快，而且很勤快，我想留下来帮忙。”我知道，再铁石心肠的人，也不会对一个身无分文、可怜楚楚的异乡女孩下逐客令，更何况我还略有姿色。

陆过终于把我录用下来。其实陆过是被我的表面所欺骗了，我没有告诉他，在深圳我的住所里，有好几张信用卡没有带出来，随便的一张至少可以一次性从银行提出数万元现金来。

就这样，我从一个集百般宠爱的公主，变成了电脑公司的小文员。打字、擦桌子、拖地板，无所不做，昔日的纤纤细指也开始变粗糙。但是，我却有一种简单的快乐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感染了我，只是觉得，陆过在我面前忙碌的样子，让我倍感温馨。



想你的时候，
抬头微笑

陆过不是本地人，却有着三餐回家吃饭的习惯。我很纳闷，隐隐地感觉到这里面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但是，却没有
人告诉我。

电脑公司的事务繁琐，时常会碰到一些不太会使用电脑而故意找碴的客户。陆过是个直性的人，有时候把他惹急了，他也会赌气地挂掉对方的电话。先不要说客户是不是上帝的问题，一个频繁发火的人不仅会养成暴躁的习惯，而且还不利于身体健康。

一天，我正招待店里几个客户喝水，陆过又拿着电话跟人吵了起来。看着他脸红脖子粗的样子，我气急败坏地扔掉手里的纸杯，叫道：“讲电话不要那么大声！”一时间全场都静了下来，几个客人瞪大眼睛地看着我，我突然才想起自己的身份，这样大声跟老板说话，根本就是不想混了。

晚上快下班时，陆过不怀好意地走过来说：“你下午那样，是不是想被扣工钱？”我斜着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：“你以为我留下来真是为了那点银子吗？”然后，我丢下晕头转向的陆过，转身而去。

我承认，我没有胆量直接对陆过说出那三个字。我想，应该是陆过的态度让我举棋不定，我不能自作多情。我一直不明

白，为什么感情这种虚空无实的东西，却足以让人上瘾至死。我就像那蛰伏着的蛹，被一条条无形的情丝缚绕缠结，静静等待破茧而出的日子。

(二)

父亲又打来电话了，他说如果一个月再不回去，他就要亲自“请”我回家了。

我害怕，害怕自己到走的时候，陆过都不知道我爱他，更害怕自己到走的时候，都不能让他爱上我。

有一天，我发着烧，不低于四十度。刚走进公司里，陆过又在打电话，我说：“不要大声说话，会生病。”然后我软绵绵地倒了下去。

我住院了。陆过很忙，但是，他还是会抽空跑过来匆匆看我一会儿，啰哩啰嗦地说一些好好照顾自己之类的话，甚至还会把我飘在额前的长发夹在耳后。

父亲如约而至，他大大咧咧地坐在陆过的电脑公司里，一身名牌。我装着没有看见他，讪讪地忙碌着。他似笑非笑地调侃着：“哟，这个女孩，好勤快啊，还会拖地板！”我头一低，脸迅速地热了起来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向来只会衣来伸手，



想你的时候，
抬头微笑

饭来张口。父亲四处张望，甚至有些蔑视地看着陆过为几元的蝇头小利与客人讨价还价。

突然间，父亲指着一台积压很久的台式电脑，粗声粗气地让我给他搬到车上。我茫然地望着他，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陆过走了过来，他说，这台电脑配置太低，存在很多缺陷，可能不太实用。父亲有点意外，还有这样傻的人，自拆招牌。

父亲还是不罢休，他说只要我把它搬到车上，再烂的电脑也会买。许多人过来帮忙，他不让。我笨拙地把电脑装在纸箱里，慢慢地拖着。从这里到楼下，不是太远。但是，对娇小的我来说，却胜过千里。

陆过静静地看着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。他很傻，他一点也看不出来，这是我的父亲，我的亲生父亲，不是刻意、无理取闹的客户。他过来扯住我，他说不卖了。我执意要搬，我说积压这么久不卖亏很多钱的。他擦了擦我额头的汗说，亏了就亏了吧，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的。这个傻瓜，我突然感动起来。

我很任性，不顾任何人的劝阻硬是把电脑搬上了车。我要让父亲知道，他的女儿和这台闲置电脑一样，只要碰到合适的人，就不会失去自身的价值。

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再出新招了，我想他的目的已经达到

了。血毕竟是浓于水的，只要我觉得值得付出，什么样的方式已经不太重要了。我想陆过的执着和我的变化一定出乎他的意料，或许他是明白了，有些人有些事，虽然不太让人理解，但却有着深刻的意义，就像眼前这种平庸的忙碌和近乎意气用事的行为。

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回去的，偏执的他竟也有妥协的时候。

电脑公司的生意越来越好了，送货人手不够的时候，我也会被指派到外面。但是很奇怪，陆过从不让我与他结伴同行，他是不是害怕某件事情的发生？或者，他根本不希望某种事情的发生，就像我可能会在没人的时候突然对他表白。

深圳的冬天还是有点冷，即便是这样，陆过还是三餐照常提前回家吃饭。我很好奇，却仍然得不到结果。

元旦晚上，公司决定去聚餐。我很难受，独自一个人在异乡，为着这样一份若有若无的爱情，可我还是滴酒不沾，因为我知道即便是醉了，也自欺欺人不了多久。但是，陆过却不一样，似乎有什么心事，几杯红酒落肚就不省人事了。

同事们意犹未尽，这些家伙，关键时刻全都自图享受。同事说，他的家在地王大厦的附近，不好找。我不忍心看着陆过



想你的时候，
抬头微笑

在酒桌上熟睡着凉，执意要送。

就这样，我扶着陆过趑趄趑趄地走出中餐厅。刚走到酒店的停车场旁，陆过突然难受地推开我，靠在墙边上重重地喘着气。就在这时，一辆小车迎面摇摇晃晃开过来，又是哪个醉鬼酒后开车。没容我多想，车已经朝陆过急速开来。陆过还靠在墙边，根本没有发现迎面而来的危险。天啊！我一急，快速地跑了上去，用身子硬生生地挡在了陆过的身前。就在一瞬间，那辆车呼啸而过。那个时候，车身和墙紧紧地把我 and 陆过夹在了中间。

车身带过我的衣服，我摇摇欲坠，胸腔硬生生地疼痛起来。我无力地趴在陆过的身上，头晕眼花。雨开始下了起来，越来越大。渐渐清醒的时候，我闻到一股男性特有的味道，温暖舒适，我知道那是陆过的气息。

——是的，日夜思念的人儿就在身边，我开始意乱情迷。天地间突然停止了运转，身边的风声、雨声似乎与我无关

我说：“陆过，我爱你！你知道吗？”陆过低沉地回应道：“小禾，我知道……”陆过紧紧地拥着我，重重地喘着粗气。我闭上眼，把脸抬了起来。陆过的脸慢慢向我靠近，好烫好烫……

就在他的唇快要碰到我时，突然他一把推开了我，狂奔而去，不知所谓。

就这样，我被丢在雨里，一个人，心好痛！

（三）

我又生病了，发高烧，说胡话。

陆过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。

后来，一个在公司工作很久的同事来了，我终于知道了陆过的故事。

陆过原来有一个女朋友，是他大学的同学。几年前，他们一起来深圳闯天下。他们刚开始很相爱，但是女孩脾气太坏了，天天为着一些小事与陆过争吵，她的任性和多疑让陆过身心疲惫。

那天，女孩听到陆过提出要分手，她不顾来往的车流，任性冲过马路，最后被迎面而来的车辆撞成重伤。女孩生命徘徊的时候，告诉陆过，只要他不离开她，她就会活下来。陆过答应了。后来，女孩果然脱离了危险，而陆过也履行自己的承诺，开始照顾女孩，并且不再和别的女孩交往。

听完以后，我无语，这算什么爱情？还债？抑或是在兑



想你的时候，
抬头微笑

现诺言？

同事走后，陆过又来了。

我说：“你还爱着她吗？”

陆过很诧异地望着我，很久后摇了摇头说，早已没有爱了。

陆过又说：“小禾，对不起！”

我说：“你不喜欢我？”

他说：“不是。”

我说：“爱情不是怜悯，即便你们在一起了，那也不是爱情，也不会幸福。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毁了自己的一生？”

陆过说：“你没有遭遇过，你不知道，有些时候，两个人在一起不单单是因为爱情，而是一种责任。”

.....

出院后，我和陆过很少交谈，他明显地躲着我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？让陆过面对我这样执着的追求置之不顾。我不相信这世上，还有这样一个人，傻傻地固守着一份没有感情的爱情，我更不相信自己会失败。

陆过外出办事，一份协议在家忘了带，让同事去拿来传真。我自告奋勇，我想见见她，见了她，可能就会有答案了。

陆过住的地方很难找，拐了好几个弯，问了好多人最后才

找到。

按了门铃，一个年轻的女孩，苍白憔悴的女孩，坐在轮椅上为我开了门。

我说我是陆过的同事，他把一份资料放在了家里，让我过来拿的。

走进他家的时候，我看到她的两个裤脚和一只袖子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，我的头脑一片空白。许久以后，我才明白，陆过不是三餐回家吃饭而是三餐回家做饭。

正在找资料的时候，陆过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是女孩的母亲打来的，从对话当中，我听到女孩的母亲让女孩寄钱，说他的哥哥病又发作了。

我诧异地看着女孩，充满了疑问。女孩说，她家在偏远的农村，父亲早逝，为了让她上大学，唯一的哥哥外出打工累出重病。现在，家里已经负债累累，要不是有陆过在，自己和哥哥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。

我惊呆了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。但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了，这或许就是陆过所说的责任吧！

我集百般宠爱于一身。然而她，除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残缺不全的身体，就只有一个陆过。她生命仅有的东西，我



想你的时候，
抬头微笑

又怎么忍心去剥夺它；我又怎么忍心亲手扼杀，一个已经被命运折磨得快要失去生存意志的女孩呢？

他们原本是两个相爱的人，虽然爱已经是过去时，但在他们的生命里，还连着一种赖以生存的束缚。我想陆过是对的，在这人世间，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。

这个时候，我终于知道了，这里不属于我，我是该回家了。在不远的地方，我还有很多爱我、关心我的人。

临走的时候，女孩开门送我，她说如果找不到出路，就抬头看地王大厦，顺着那个方向走，很快就可以走出去了。

我就这样一直走，一直走，没有抬头，没有看地王大厦。我知道我不会再迷失，不管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。

.....

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人，我很喜欢刘若英的那首《知道不知道》：“……风吹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想你的时候，抬头微笑，知道不知道……”爱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就像我这样，在很想很想陆过的时候，只是轻轻地微笑一下，不管陆过会不会知道……

三千六百五十条赎罪的黄丝带

林小谷，一个听起来就让人心疼的名字，而有这样名字的女孩更有着让人心酸的往事。如果说林小谷是不幸的，那么她所遇到现在的周寒却是那么的让人怦然心动；如果说林小谷是幸运的，那么她和周寒过去的往事又是让人如此的不堪回首……

(一)

我出生在闽南地区的一个城镇当中，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父亲因意外去世了，为不负母亲的期望，从小学到大学，我都拼命地念书，每天早上五点多我就起床了，晚自习的时候我总是熬夜到一两点，为的就是取得好成绩以换得母亲那舒展的笑容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进入了本地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里就职，苦尽甘来的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，很快我出色的表现得到了董事长的另眼相看，两年以后，我被提升为总经理助理。